

为了妈妈的健康，我们都染上洁癖

6

母子之间



九把刀 著
现代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全书以九把刀陪伴母亲治病为主线，记录自2004年母亲被确诊为血癌后，在陪伴母亲战胜病魔的过程中，作者对亲情、对人生的感悟。当他得知母亲的治疗费用异常庞大的时候，毅然决然地和出版社达成协议：“从现在开始，只要我每写一本书，你下个月就出版，然后立刻给我一张当天就可以换到现金的支票。”从此，他一边陪妈妈，一边坚持每天写作5000到8000字，14个月下来连续出了14本书，而第14本书，就是《妈，亲一下》。

上期回顾

妈妈生病后，我的宠物Puma也生病了，我非常伤心，希望妈妈和Puma都能好起来。

我很喜欢在病床旁摸妈的手，轻轻触弄点滴管旁的几条青色静脉，压着，滑着，逐一拉拉手指，然后握住。细心照顾一个人，可以让自己变温柔。尽管如此，透过妈妈生病这件事让自己明白这个道理，还是很残酷。

为了避免感染，不管做什么后都要勤洗手。进出隔离病房要用红色的刺鼻消毒水彻底洗净，上厕所后跟吃饭后也要用洗手乳搓拭，还要提醒妈跟着做。洗到手都变富贵手，碰着了衣服都会扎啊扎的，要用乳液润滑，当然也得帮妈做。

妈的鼻孔里有个很难愈合的伤口。在用棉花棒蘸药膏涂抹伤口前，妈提醒我要用生理食盐水洗净棉花棒，再蘸上薄薄的药膏，涂的时候屏气凝神，生怕弄痛了妈。

怕饮水机里的水不干净，哥坚持妈只能喝罐装的矿泉水，还指定牌子。而吸吮矿泉水用的吸管还必须是7-11那种用纸封包好了的，比较不沾灰尘。照规矩，一罐矿泉水搭配一支吸管，水喝完了就一起丢。所以每次去便利商店，我都要像小偷一样多抽两根吸管备着。但矿泉水没有人在卖的，所以该死的热水问题到此刻还没妥善解决。

哥很讲究，就算要将矿泉水倒进医院附在每张隔离病床旁的水壶，我哥也怀疑热水壶可能不干净，即使我洗了两次。但这样搞下去，妈永远都没有热水喝，只能靠我去求护士让我用微波炉热7-11的黑糖姜茶跟巧克力牛奶给妈暖身。于是哥今天晚上去买新的、小一点的热水壶。

喝水之前要逗妈喝安素（一种病人专用的营养补给液）补充蛋白质跟热量，而喝安素后也要逗妈喝水漱口，将残余在口中的味道冲掉。妈吃完东西后要倒点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在妈手上搓搓。比较贵的维

他命凡士林要涂在妈的嘴唇，比较便宜的凡士林要涂妈的脚。每天为妈准备的三餐内容，才是挑战。

妈的胃口因为这阵子都躺在床上缺乏活动变差，但医院附近的店家所卖的东西变化有限，不外乎炒饭炒面便当菜。要将妈喂得饱饱的，就得眼睛睁大点，观察妈吃什么东西剩得较少，下次还可以再买。记忆力也得好点，记住妈曾说过她想吃什么，今天买不到或店没开，就下次再去买。

曾经买过妈嫌太辣的咖喱饭，失败。没关系，立刻跑下去买牛肉铁板饭弥补，可惜妈为了找出、过滤可疑的过敏原不吃牛肉，而再度失败。至于妈只吃一点点或没吃的东西，自然就变成我的下一餐。有些东西热热地吃才对味。为了保持珍贵的热度，一定要最后才买鲈鱼汤或茶碗蒸，然后用拉肚子跑厕所的速度冲上医院七楼。

今天晚上轮到弟照顾妈，他也很讲究，规定我非得用一把只能杀柳丁的刀宰柳丁，去买一块新的、从此只能用来切“给妈妈牌”柳丁的砧板，然后再去买一块特殊的棕色洗碗布，专擦今后喝完柳丁的塑胶杯子。大家都铆起来讲究！但我想我们家所有人不是突然罹患猛爆性的洁癖，而是想在所有能想到的地方去保护妈。人家说久病无孝子，似乎再温柔的呵护都有极限。

我并不期待“久病出孝子”这样的自许，因为我对“久病”这两字很畏惧，意味着妈要受很久的痛苦。但陪伴是一种不计代价的真心与共。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一直都是。因为不管我闭上几次眼睛，号称地上想象力最强生物的我，也浮现不出妈弃我而去的画面。

据说，没有发烧的情况满5天，

就可以拿到出院的门票。昨天吴先生夫妇搬出保护隔离病房时，我们都很羡慕，不是因为可以出院，而是妈每天至少发烧一次，代表妈的抵抗力还没准备好，有待培养。昨天的血液报告出炉，妈的血红素数值是9，血小板是2万，白细胞账面数字是700，但可以用的白细胞只有300左右。“真正可以用的白细胞至少要到2000，才能出院。”哥说。

这些天，Puma在妈妈神奇的配方下初显活力，后来又在内疚的奶奶刻意照料下，完全回复“严重营养不良”前的顽皮模样。可是，接着就是很令人扼腕的挫败。前天妈的痰送去化验，看能否查出妈每天都会发烧的原因。结果十分荒谬，竟是肺结核。但妈可是在保护隔离病房啊！在医院高度戒护的地点，让抵抗力最脆弱的白血病人染上肺结核，会不会太令人错愕、不解、抓狂！我们与妈接触的人这几天都依法令去卫生所照X光检查，目前据说没事。幸好，不然可以照顾妈的人力就会短少，我想都不敢想。

昨天妈开始看一本书，《从病危到跑马拉松》。书中说的是一位医生罹患血癌的治愈过程，内容有血有肉，不光是说明治疗过程而已。重点是这位医生最后抵抗成功，还可以跑马拉松炫耀体能，所以被我们列为优良读物。而刚刚妈要睡前，坐在床上，竟突然抽抽咽咽，软弱地哭了起来。我一个慌乱，坐到妈身边搂住，递上卫生纸。“妈，怎么了……大家都很爱你呢。”我搓揉妈的肩膀。“突然觉得很很想哭。”妈说，身子缩起来。

书中不断提到，病人在睡前常会处于崩溃边缘，因为此时的宁静最容易胡思乱想。我猜想，大概就是这个原因。但妈一边哭，一边提起书中的“海波观念法”：想象自己坐在岸

边看海浪，看着海浪一波又波不断拍打上来。我知道它一直来，但我未必必要做反应，要不要做反应由我决定。这个方法有两个重点：第一，不要想消除那一直迎面而来的海浪，因为想消除也消除不了；第二，静静地看着它们，不一定要对它们做反应……我纳闷，不明白这一段有什么好落泪的。

“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，我不敢在楼下哭，只好去四楼哭，爸爸也在二楼哭，哭得很大声……我从来没见过爸这样哭过，我突然觉得他好可怜。”妈的身子颤抖。“嗯，爸真的很可怜，也很内疚。他现在在家里都一直跟我们说，在医院时要好好鼓励妈，让妈乐观、坚强。”我说。“我只是想到，以前跟爸爸在海边，看着海浪一直打过来的情景。”妈哭着。原来如此。好可爱的妈。

“嗯，然后一起吃水果对不对？”我回忆。“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妈顿了一下。“你有跟我说过啊，是你带的水果，还装在便当盒对不对？”我笑笑，此时可不是哭的时候。妈点点头，继续说起那时候的事。“那个时候爸有没有比现在的我大？”妈摇摇头，想了想。“那时应该才22岁。”“哇，比老三还小。”

妈哭累了，让我滴了眼药水休息，试着入睡。我借口出去外面喝罐咖啡擤个鼻涕，一出隔离病房，随即打通电话给爸。“爸，妈刚刚想起你们一起看海吃水果的往事，一直哭。”我很心酸。“嗯，外木山。”爸立即反应。

“妈很想你，等一下店打烊后，能不能过来看妈一下？”“嗯，我本来就算打烊过去。”爸说。

不久，爸提早打烊，拉开帘幕，握住妈的手。我到楼下吃叉烧包，留下这对老夫老妻在小小的空间里约会。



魏风华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历史一旦被总结，就会被扭曲；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，才能看到真相！本书以细腻的笔法，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、具体的行为，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，为您一一还原皇姑屯事件、九一八事变、七七事变、淞沪会战、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，将历史的真相交还给您。

上期回顾

守卫老虎洞的是教导总队第3旅第5团罗雨丰营。打到最后，罗营长用已经嘶哑的嗓子大喊：弟兄们，上刺刀啊！罗营长拿起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，第一个跳出战壕……12月9日午后的老虎洞阵地一片寂静，罗雨丰营长和其下全体官兵至此壮烈殉国。

光华门城墙上的第一场白刃战

完

纪实文学

在紫金山打起来后的转天，1937年12月9日凌晨，南京光华门外突然发现敌情！

当时，在城头上巡视的教导总队校官在望远镜里看到一队士兵，他们正在光华门外大校机场的一堵墙上休息，抱着步枪，显得非常疲倦。望远镜里的景象一扫而过，这名校官下意识地以为是友军。但瞬间，他感到不对劲，因为他刚才清楚地看到：那队士兵的军服是土黄色的，红领章更是刺目。

日本兵！他不由大喊一声。陷落淳化镇后，日军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跟他的参谋长中川广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，兵库县人）一商量，在上海战中他们金泽第9师团伤亡惨重，战死人数居各师团之首，怎么叫这种伤亡“有最大价值”？得出结论：第9师团必须第一个占领南京，给其他师团瞧瞧。

吉住要他的几个联队长拿出最快的速度打到南京城下。他手下的这几个联队长，伊佐一男（第7联队）和人见秀三（第19联队）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的同学；富士井末吉（第35联队）和肋坂次郎（第36联队）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的同学。他们也在暗自较劲。

结果是，伊佐联队打到了工兵学校，富士井联队打到了中山门东南的陆军兵营，人见联队也开始望见武定门了，而跑得最远的是肋坂联队。他的2000多人，在1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，趁中国军队换防的间隙（王敬久部换王耀武部），冲过七桥瓮、中和桥，一下子冲到了南京城下的光华门外。

光华门突然出现日军，让桂永清大为吃惊，他立即给率军守卫那里的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谢承瑞（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，江西南康人）打电话，命令他固守待援，如果城门丢了，提头来见！

由于此时城里军队不多，参谋长邱清泉只好把钮先铭的工兵营一部派了出去，随后又向代南京市长、宪兵司令、警察厅长萧山令要人，萧把宪兵教导团的一个加强排派了过去，两支部队紧急增援光华门！

光华门顿时进入战斗状态。城上的守军突然注意到光华门城外左侧一百多米外有个面粉厂，该厂顶部阁楼居然比光华门城墙还要高一些，而且面粉厂跟城墙距离很近。这把他们吓了一跳。日本人来之前，南京城外所有高出城墙的建筑都已烧毁了，怎么有一条漏网之鱼？一旦被日军发现，占据制高点，光华门就完了。

怎么办？烧。怎么出城？从城墙垛口上结绳而下。开始是一点一点地顺着绳子往下爬，但第一个士兵刚下去一米多，就被飞来的子弹击中。第二个又上，也中弹身亡。第三个士兵聪明，说：换个垛口吧。他把绳子拴在腰上，绳子留下的长度是城高的三分之二，腰里还盘了几圈。伙伴那边拉紧绳子，他没一点下，而是跃身一跳，离地面还有三分之一。随后，那名战士把腰里富余的绳子放下去，终于到了城下。后面的八九个战士如法炮制。

日军已明白了他们的企图。弹飞如雨。战士们弯着腰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奔面粉厂，途中又有四五个战士中弹后猛地倒下。最后，剩余的士兵胜利地完成了任务，面粉厂被烧了，但他们却再也无法返回城上了。他们下城时，每人带了四枚手榴弹，一支步枪。他们直扑日军盘踞的通讯营房……

12月9日上午，日军坦克开到了光华门外护城河边的道路上，炮口对准城门。第9师团的士兵来自石川、福井、富山三县，肋坂次郎第36联队的士兵来自福井县的鯖江，肋坂一准认为：他的部队是第一个攻

入中国首都。

至于肋坂次郎本人，也确实有些来头。他是肋坂安治的后代。熟悉日本史的人都知道，在日本战国时代，枭雄织田信长死后，手下两员大将丰臣秀吉、柴田胜家，为了争老大，在贱岳这个地方进行过一次决战，最后丰臣依靠他手下七个使枪的武士而取胜，这七武士是：加藤清正、福島正則、糟屋武則、片桐且元、加藤嘉明、平野长泰、肋坂安治，这就是日本战国史上大名鼎鼎的“贱岳七本枪”。

晚上9点多，照明弹打向夜空，中国守军的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一起上，三道战壕里的日军一点点地被包围了，他们的还击越来越零星了，到最后残存的日军突然停止射击。教导总队的战士互相看了看。过了一会，4名日本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，哇哇地跳出战壕。呵呵，没子弹了。

这时候，前面的士兵正要射击，被班长王端成拦住。他挥了挥手，4名上好刺刀的战士跟了过来。4名日本士兵与5名中国军人对视着。黄军装和灰军装在1937年冬天的月光下显得格外醒目。日本人个子很矮。在冷冷的月光下，战士们看清了日本人的脸：那一张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光从那脸上看，盯着盯着，大家突然被那一张张脸激怒了。

这是南京城墙上第一场白刃战。

在日军的训练中，拼刺刀是非常重要的内容，每个日本兵都有深厚的功底。在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中，4个日本兵面对5名中国军人，丝毫未处下风。一名中国士兵的肋部被刺中。王班长大吼一声，虚晃一枪，再一拨，随后猛地一刺，扎进了一名满脸胡子的日本兵的腹部。另外3个日本兵有点慌，后面又有几个中国士兵跟上来，最后把这几名日本兵

解决了……

龟缩在光华门城洞里的日军一直没被消灭。

谢承瑞跟驰援而来的第156师第932团团副谭延光少校商议：火攻。运来几桶汽油，打开盖子，从里城头扔下去，汽油往城洞里流，用火种诱燃，城洞里立即大火熊熊，第932团一队士兵腰挂手榴弹，从城上顺着绳子滑下，到城门洞上面后打住，然后几捆手榴弹都扔了进去。

光华门之战空前激烈，肋坂联队的伤亡已高达800人，伊藤大队最后只剩下75人，其中第1中队一个没活。

第9师团进抵光华门时，谷寿夫第6师团狂攻牛首山，冯圣法第58师团伤亡惨重，被迫撤离阵地，与王耀武第51师会合，向南京水西门转移。此时，日军国崎支队、第13师团主力和第11师团天谷支队已有一部成功过江；山田支队已沿长江南岸进击到幕府山下；直接包围南京的第6师团、第9师团、第16师团、第114师团、第3师团第68联队和第101师团骑兵第101联队已完成合围；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正向下关开进。

攻城令下达前，日本飞机大量空投投降传单，大意如下：“凡中国士兵，如无意抵抗，竖起白旗或将两手高举，携带本凭证前来归顺日本军，日本军必给予充分之关照，且代谋适当职业，以示优待。聪明的士兵们，你们为什么不来呢？”

日军得到的回答是猛烈的炮火。这一天，南京环城防线处处接火，光华门、紫金山、雨花台、通济门、中山门、水西门……

1937年12月13日凌晨，日军在付出7200多人的伤亡后，终于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……

与日军广阔无边的战斗，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，刚刚开始……